何以見得

作者: 九尾紫銀雪狐

Powered by 紙言

何家集合

一個平凡的晚上，何若筆來到市裏最不出名的XX酒吧，正在酒吧找她那不成氣候的弟弟，結果就暈倒了。
時間倒回到下午，何若舒一個電話打擾了靈感快到的何若筆，“何若舒，你丫的不給我一個好解釋打這電話來做什麼，我讓你給我逝去的靈感陪葬！”
“別別別，姐，今天我在XX酒吧有個演出，但我忘帶我那個墨鏡了。姐你行行好，別打的我，幫幫我好嗎？”
“你要是給我捉到你逃課，你死定了。”何若筆死咬着牙底說完，轉個頭給何偈打了電話，“偈哥哥，若舒那死小子讓我出去，但小乖還在醫院裏，能不能替我接接他？”
“行吧。”何偈草草起來出門去接回老妹的孩子，毛孩子。
何若筆從何若舒的房間裏找到了那個墨鏡，倒不是何若筆不能不幫拿，但是何若舒不帶着它，必定上不了台，因為何若舒的眼睛不能直看強光。
剛剛好在老弟演出前幾分鐘到了酒吧門口，何若筆正想進去，卻聽到不太和諧的聲音。
“艾以酪，錢呢？你啥時候還錢？啊！”
“說話啊！我老大問你話呢！”
“說話啊，啞吧了啊？！”
何若筆看不過眼，“喂。”
“哪來的小妞，快走。”那個肥得要死的老大說道。
“你回不回老大的話啊，啊？”那個小胖的小弟又對那個戴着帽子看不清臉的人說道。
“喂？警察嗎？”何若筆作狀給警方打電話報案，那兩個胖混球怕這丫頭打電話報警，就放了那個男人，轉身就走，還給何若筆放了話，“你給我等着。”
而那個男人在那兩個混球走了之後也走了，經過何若筆的時候何若筆還以為這男人會道個歉，結果這男人直接略過了何若筆，直徑走進了XX酒吧裏頭。
“哎你這男人，人家幫了你還不道謝，真是的。”何若筆有點小夜盲，差點給男人撞到。
何若筆往酒吧裏走着，摸索着老弟的等待室，結果裏頭人太多，進不去了。
“……憂傷懷抱，誰眼淚掉，窗外雨打芭蕉……”那個，不會就是我夢想中的主角吧！
“以酪！以酪！以酪！……”身旁的粉絲們不斷喊着台上唱着歌，彈着吉他的男人喊到。以酪……這個男人的名字很好聽啊。
“怦通。”
“姐！”
何若筆在家裏悠悠轉醒，她不是在酒吧找何若舒那個死小子嗎？這是哪？
“汪！”小乖感覺到主人的清醒，旋轉跳躍十分流暢的到了何若筆的床上，一旁的何偈和何若舒注意到小乖的動作，圍了過來。
“老妹，醒了啊？還暈不，沒事哥先走了啊。”何偈看到何若筆還有點呆呆的，拍了拍何若舒的肩，“老弟，看好你姐。”
“得哩。哥，你回去陪嫂子吧，嫂子假可不多。”
何偈關門的那一下驚醒了何若筆，何若筆腦子完全清醒了。
“我昨天，在酒吧，發生什麽事了？”何若筆整理好思路，只差她暈的那一下了。
“酪哥說，他好像看到有人往你脖子動了一下，你就給劈暈了。”
“你那個酪哥，全名叫什麼？”何若筆聽到老弟的話，對這個酪哥興趣來大了，她的夢中主角啊。
“艾以酪啊，怎麼了？”何若舒有點不解，不過還是答了親親老姐的話。
“艾以酪？是跟那個當紅藝人艾止夜有什麽關係，畢竟姓艾的人家很少。”
“應該是兄妹吧，我不知道。哎姐，看着點你脖子。”何若舒看到老姐的想動頭，連忙扶好她脖子，

“藥膏，藥膏，姐，我幫你貼。”
“何若舒，給我艾以酪的信息吧。” 何若筆接受着老弟的幫忙，問老弟要那個人的信息。
“姐，來的酒吧，你還來獵獵物啊？哎喲！”

套路

“切！你姐我正經人！我又有靈感了，艾以酪啊，他就是我夢中的主角！”何若筆一想到艾以酪的樣子，犯起了花痴了。
“唉，姐。有時候啊，我還真挺佩服你的，你已經寫了這麼多的愛情小說了，自己卻還是個母胎solo？你那些粉絲是怎樣相信你有談過戀愛？”
“偈哥的那些小說不也是假的，最後嫂子都還是因為偈哥的小說跟他談上結婚的啊，”雖然可能跟糖兔還有樹笙有關，“這就是幻想式戀愛的好處，每個女人都有自己所幻想的戀愛情節，自己經歷不到，還不給人想像的空間嗎？”
“那簡單的說，不就是腦補咯再這樣下去啊，你都不用正經的談戀愛了。哎哎！”
“你倒是想想，你要是拿不到艾以酪的聯繫方式，小乖會不會把你房間給拆了。”何若筆手拎着何若舒耳朵，小乖坐在床上叫了兩聲，似是應了何若筆的話，倒是成精了。
“我實話實說吧，酪哥從來不給任何人的聯繫方式的，每次演出排練都是酒吧老板給喊的。”何若舒有點鄙視的看向他那個還在犯花痴的老姐，“笑意滿滿”的說道。
“不給聯繫方式？！”何若筆重複了一下，又作思考狀，“真不愧是我夢裏的主角。外冷內不知，我倒可以猜的內熱，外冷內熱啊，真真是我寫還這麽多小說裏最完美的男主角了。”
“又在犯花痴了。”何若舒看到他姐的臉，忍着翻白眼的衝動，“你才見過他一次吧，你就猜他內熱了，人家要是外冷內冷呢？”
“這你就不懂了，這是寫小說的人的直覺。再說了，人設這回事，能微調，能微調的，啊？”何若筆簡直內心只有艾以酪一人了，何若舒啊，無奈的很！
“艾以酪。以酪。嘿嘿。”
飯後。
[艾以酪]
——何若舒：這是托別人要的聯繫方式，給不給過就靠自己努力吧
何若舒真行啊，這都能找到來。
——帥哥，我是你的女粉絲，能加一下不
不多會，何若筆的鈴聲響起，何若筆一下子把筆給丟了，翻看着手機，只看到一句.....
——艾以酪：不加
“不加？倒是個有骨氣的，果然是我看上的男主角。”何若筆詭異地笑了，又轉了個說法。
——酪哥，開玩笑，開玩笑，我是何若舒。又過一會，手機又有鈴聲了，這次何若筆早就有準備，文案也不先寫了，就滑着手機等艾以酪回覆。
是通訊軟件的系統訊息，也就是說，艾以酪通過了她的申請了！
“沒想到何若舒的名字這麼好用啊。”何若筆眼球轉了轉，倒頭去看艾以酪的動態了。
[被房東趕出來了，求好人收留收留]
“艾以酪被趕出來了？這可是個好機會啊！”
——我看到你的動態了，來我家先住着吧！
[本市丹鳳區三棟八樓二室]
“艾以酪啊艾以酪，你可要踏上我這艘賊船啊！”何若筆這期待值簡直拉得滿滿的。
“哎！姐！我先回去學校一趟，家裏沒零食了你自個去買吧！”何若舒不着調地向房間裏的老姐喊道。
“何若舒你找死啊？”何若筆聽着何若舒這找死的調調，簡直想拿起東西直接丟過去揍人。
而何若舒呢深知剛的話會惹怒自家老姐，所以他當機立斷的.....跑了。
“何若舒這臭小子，還真是不回來，東西都讓我自個提了。”何若筆一邊提着多買的零食一邊吃着爬樓梯，她租的這棟樓雖有十層，但是沒有電梯啊。
嗒，嗒，嗒.....那個男人，怎麼一直跟着我？
何若筆果斷的多走一層，在九層探頭看回八層。

那男人的穿衣不算正經，不會是小偷吧？
想到這何若筆靜靜的走下去，拿着掃把一下子揮了下去。

我的女孩

男人的反應也很快，轉身一手抓住掃把一手橫在何若筆也高峰之上再上。
艾以酪？
何若筆先愣了一下，她是沒想過這男人就是艾以酪啊？再感覺到高峰上再上的手.....
“啊！！！”
“啪！”
嗯，沒錯，何若筆就是賞了艾以酪一巴掌。
打了一巴掌以後呢，何若筆還是把艾以酪進了屋的，不過挺尷尬就是了。
也不多會，何若舒便到家了，見客廳中剛坐下的兩個尷尬得很，讓他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還是在自家老姐的眼神威脅下才坐到了老姐的身旁。
艾以酪想打破這種尷尬的氣氛，雖然自個是尷尬的祖宗，但他還是拿起茶几上何若筆剛買回來的飲料喝了幾口。
何若舒認出來是老姐愛喝的幾種飲料，見艾以酪直接拿起喝了，直盯着他。
關鍵是老姐也還沒罵人啊，簡直神奇了！
至於何若舒一直等着有反應的何若筆，也是盯着艾以酪看，她是沒想到自個愛喝的小眾飲料也有人喜歡啊。
“看我做啥。別客氣啊，當自己家就好。”
艾以酪，這可是本小姐的家好嗎？啊？
何若筆不由得看向了自家老弟：你兄弟，你不說說？
何若舒就得平反一下了：老姐，這不是你招來的？？？
“汪汪汪！”
小乖來湊熱鬧了，不過他應該是想說：你才是客人！
經過小乖這一聲叫，艾以酪也清酪過來了，“哦對，我這次來是想暫住兩天，如果你們介意的話。”
“噢不介意，不介意。”姐弟倆同時說道。
這是姐我親自招來的夢中主角，怎麼能趕人走呢？
姐的動機很明顯了，可不能跟姐對着幹，不然姐一不高興就會送他給老爸老媽混合雙打了。
“你想住多久都行，對吧老弟。”何若筆這樣說，這是自個招來的，夢中情人啊。
作為一個不能跟姐姐對着幹的弟弟，自然得答應了。
“沒，我只住兩天，房租我會按市價照給的。”艾以酪似乎是不想打擾人家那麽久，還是這樣說詞。
“沒關係，沒關係。你以身相許就行了啊。”何若舒不怕死的講道。
“何若舒！你敢胡說八道我就丟你去偈哥家裏，讓偈哥打死你！”何若筆怒盯着何若舒，看看這臭小子多大了，講話也沒啥分寸的。
“別，別丟我到偈哥家。”嫂子假期不多，偈哥能抱到媳婦多難啊，要是給老姐丟過去，偈哥第一個砍的一定是他，所以何若舒果斷認慫，“那個，酪哥，你晚上睡我房間吧，我睡沙發就行。”
“哎，我睡沙發就行，你還是睡房間吧。”“別啊，酪哥，我睡沙發就行，你還是進房間裏睡吧。”
“對對，來者是客，你睡若舒的房間就行。”
哎哎哎，不是，老姐我只是說說，你還真讓我睡沙發啊？
結果.....何若舒還是睡沙發了。
半夜，何若舒睡得正香，沒聽到別的聲音，所以他是不知道，有人不懷好意的進了別人的房間了。
“你.....是不是她呢？我的女孩。”
陽光、白雲、藍天。
新的一天到了，艾以酪跟何若舒打算去叫醒何若筆，何若舒呢是不敢離何若筆老近的喊她起床，他可不想一大早給人揍。

木芝表姐

艾以酪不曉得何若筆有些起床氣，還是趕稿給逼出來的，所以自然的坐在了何若筆的床沿，倒還是和何若筆有點距離。
“還沒醒吶.....”艾以酪的聲音低沉，帶着點誘惑的那味，聽得何若舒都想離開老姐的房間，可他又怕老姐醒來又送艾以酪一巴掌。
真憂傷。
何若筆的身材不是一般的好，只穿薄薄的睡裙都把美好的身軀弄得若隱若現，幸好有那床薄被好好的蓋在何若筆身上。
何若筆似乎被艾以酪的聲音弄醒了些，眼眸半瞇着，自個感覺還沒醒，但眼縫裏看到了艾以酪那精緻帥氣的臉，何若筆把自個的手都圈到艾以酪的腰上，還自以為的把夢話說了出來。
“果然，我看上的男人就是我夢裏的男主角，長得分毫不差。”還作狀要親艾以酪，弄得艾以酪都不知道怎樣。
“姐，你幹嘛呢？”何若舒看不下去了，冒着被老姐打死的風險，去把何若筆給拉了回來搖醒了。
“何若舒！你知不知道老娘我！”何若筆本來突然給何若舒搖醒了是想揍他的，但眼尖看到了艾以酪的存在，決定先放一放，以後再收拾收拾他。
“睡醒了吧。”艾以酪的聲音很蘇，讓何若筆沉淪了一下，又突然拉上了薄被，似乎是想遮着身體不被人看光。
艾以酪好心地用餘下的被子裹好了何若筆，何若舒眼見老姐忘了要揍他，又見曖昧的氛圍從兩人貼近的空間裏流出，他當機立斷的走出了老姐的房間，不打掉那些曖昧的泡沫。
何若舒還是得去上班攢點零錢，讓他那個姐可以多存點在她自個手裏。
剛走過艾以酪的休息室，就看到他正打電話，貌似要給人趕走了。
要不.....幫老姐一把？
時間倒退那麼一丟丟，艾以酪正幫着艾止夜寫着新歌，不停的撥弄着吉他弦，也不停的收改着樂譜。
一陣不合時的鈴聲打斷了艾以酪的創作。“喂？”
“艾以酪！房租呢？！都欠一個星期了！”
“你再給我寬個幾天吧，我這首曲子好了就有錢交房租了。”
“要麼交錢，要麼滾蛋！別想着拖！”
唉！艾家音樂世家，啥就到我這就落魄了呢？頭疼啊！
何若舒呢，就只聽到了艾以酪單方面的說話。畢竟除了接電話的人，誰會聽到電話另一頭的人說怎麼。
另一邊呢，何若筆正寫着她夢裏故事的大綱，電腦的另一個分頁則開着艾以酪的社交版面。
“才幾千個人，還真是混在魚目裏的珍珠啊.....嗯？”
電腦裏的對話框彈出，是香木芝的信息。
——香眊：表妹，明早約好的去看糖糖的粉絲會，你記得來喔。對了，別帶何若舒那個臭小子，省得他又追着糖糖跑。
對喔，自從蒲瑢糖生孩子之後，她都沒見過她了，粉絲會可是一個很順道見面的地方啊。
第二天八點，定好的鬧鈴準時響起。
何若筆艱難的爬起了床，老天啊，香木芝為啥要把時間定得這麼早？
其實香木芝定的時間沒啥不合理，蒲瑢糖跟着樹晟定居的跨市，香木芝帶着何若筆過去還得用很多時間，所以定早些挺好的。
何若舒早就起床在客廳裏玩着，何若筆來來回回的拿回忘拿的東西，“何若舒，你看好家，特別是小乖，別老打開窗門。”
何若舒飄了兩眼，“知道了，去了跨市跟好表姐，省得表姐天天不得安寧，滿大街的找你。”

嘿對，何若筆只告訴了何若舒她跟香木芝去跨市玩，倒沒說是去看蒲瑢糖的。
“哼！我走啦，小乖，乖乖的跟好何若舒。”
何若筆抱起不知道什麼時候到了腳邊的小乖，揉了兩下放到何若舒的懷裏便拖着行李走了。

盛日投資

剛出門，何若筆就見到了艾以酪，“你是來.....？”
“哦，我。”
“唉！酪哥，來來來！快進來。”何若舒當着自家老姐就把艾以酪迎了進來，順道還幫他把行李給提了進來。
“何若舒！”何若筆死咬着牙降低了音量，似乎是在質問為什麼艾以酪住到家裏來又不告訴她。
“哎姐，別罵我了。表姐給你打電話了。”何若舒似乎也是想起了這事，看到何若筆的電話亮起，趕緊分散了她的注意力。
這時艾以酪也瞄到了何若筆電話上的名字：阿芝
“等我回來你就死定了。喂，表姐，我下來了，等我一下。”何若筆在見蒲瑢糖還是留在家裏跟艾以酪相處中糾結着，感覺到電話的震動，又聽到何若舒那該死的聲音，放了狠話才接了電話，邊講話邊下樓去了。
“酪哥，等我姐回來的時候記得救我。”何若舒聽到自家老姐漸行漸遠的腳步聲，連忙關上大門向艾以酪求救。
“你姐.....什麼時候回來？”
“過兩天吧。說起來也奇怪，表姐怎麼就突然就找老姐去跨市玩了呢？”何若舒自然自語了起了，艾以酪倒在一旁沉思着，“對了，酪哥，你先把行李放我房間去吧，這兩天你先住我房間，我去姐那睡就好了。”
何若舒提到的何若筆呢，正在香木芝車裏發着呆呢。
“你說你，難得遇到個能上心的，你留家裏好了，怎麼還出來呢？糖糖那裡我跟她說一下好了，下次再約不就結了吧。”香木芝一邊開着車，一邊說教着何若筆。
“雖然說是我夢中情人，但是我還是想借這次出去見糖糖冷靜一下，看看我是不是又看錯人了。”
“當心回去以後，你男神就給人搶走了。”香木芝借着紅燈時間，給何若筆找了個東西，“你看看答應不，馮盛日的邀請，可難收到了。”
馮盛日，當紅影視雙料帝，所拍的電影電視劇都得親自挑選，邀請到何若筆手裏是何若筆發大運了？
“他看上的，是那一本？”何若筆還是有點頭昏昏的，而且她手裏寫過獲得好評的書又那麼多，她確實難以思考是那一本得到賞識。
“你新開的那一本，馮盛日說要是你答應了，你還有半年時間可以寫。”
新的那本《何以見得》，就是她實實在在的，第一次用真實經歷寫的書，還是她和艾以酪的事情，只是.....
“只是現在的網友們都不太喜歡這一本的故事設定啊？馮盛日就敢投資它？”何若筆就有點懷疑自己寫這本書是不是錯了。
“放安心了，偈表哥不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嗎？這兩天就好好玩了，啥也別想了。”香木芝重新發動車子，到跨市找蒲瑢糖玩去了.....
這兩天，何若筆權當是去跨市散心了，何若舒也挺享受老姐不在家的日子，可是，某人叫不爽了。雖然艾以酪本人的確是因為沒錢被房東趕了出來，可是他來這的本意就是想見到何若筆啊！
不曉得自己的心意，那就用這兩天的時間來想清楚吧。
“何若舒！開門！”過了幾天的下午，何若筆在家門前敲着，該死的，家鑰匙哪去了呢？
“別喊了，進來吧。”艾以酪在睡夢中聽到何若筆的叫喊，晃動着疲憊的身軀給何若筆開門了。
“啊？啊！謝謝，你還睏着吧，多睡會吧。”何若筆是沒想到會是艾以酪開的門，見他的一瞬間，心居然不受控的跳了。
艾以酪輕聲嗯了一聲，倒頭睡回在何若舒的床上。
“何若舒！！”何若筆看這那還能不曉得自家房間是被那個死小子住了幾天嗎？她只能按捺着收拾了

一番，倒頭睡！
“若筆？醒醒，該吃晚餐了。” 何若筆聽着這溫柔的聲音，手不自覺的圍上了某人身上……
艾以酪一晃神，莫不……何若筆也喜歡他？

臉紅心跳

不過他也沒時間多想，“若筆，快醒醒，何若舒快回來了。”
何若筆是被艾以酪喊醒了，不過她醒的時候，艾以酪早就不在房間了。
剛剛.....應該不是艾以酪叫的她吧，人這麼冷漠.....
嗯.....何若筆大概是自己推翻了自己對他外冷內熱的看法了。
何若筆收拾好了外表，從出去吃飯了，何若舒見老姐從房間裏出來就知道老姐會揍他了。
“來來來，姐，先吃飯，先吃飯，有事好說。”何若舒不管何若筆有沒有揍他的打算，先安撫老姐一下好了。
“哼！.....嘔.....”何若筆不知道吃了些什麼，立馬去吐了。
“有這麼難吃嗎？妹妹小時候吃過也沒啥啊？”艾以酪看到何若筆衝去吐了，直覺是覺得自己做菜的手藝差了，去挑了個來吃，“也沒差多少啊？”
何若舒翻了翻老姐剛吃過的菜，“壞了，這鮑魚裏有薑有蒜，我都忘了姐不能吃這些。”
“嘔.....嘔...嘔！”廁所外的兩個大男人隔着廁所門看裏面的情況，還是無奈，卻也無法幫忙。
等到何若筆吐完，也就沒心情繼續吃了，直回了房間。另外兩人倒也不好浪費糧食，順道把何若筆吃過幾口的飯也都吃了。
“叩叩。”“進來吧。”
何若舒聽到批準的懿旨才敢進的何若筆的房間。果然，床單換過了，老姐還是在書桌前用着電腦。
何若筆在這兩天出去玩的時候，也想通了，答應了馮盛日的邀請，所以回來休息好了就是倒頭幹活。
眼神看到是何若舒，都沒拿正眼看：這小子弄個鮑魚也算了，就不記得要弄走薑蒜嗎？
“姐.....對不起，我沒提醒你那菜裏有薑蒜.....”何若舒是真心道歉的，他要怎樣對着老姐幹，也不會想看到她吃到薑蒜。
小的時候姐弟倆的食膳都是何偈安排的，老爸老媽工作忙，只能弄他們姐弟倆去大伯家，大伯夫妻倆又不太會做飯，做飯的活只得落在何偈手中。
那時的何若筆吃到薑蒜也只會覺得難吃，倒也沒有到一吃就吐的情況。
可是老爸老媽把姐弟倆接了回來以後，何若筆才開始吃薑蒜就吐的，有一次還休克進了醫院，嚇得當時不大不小的何若舒，以後在吃的上面絕不讓老姐碰到薑蒜，今天實屬大意了。
“道歉有用的話，要警察來幹嘛？”何若筆這才拿正眼看了何若舒，只是一眼，就知道何若舒想到了什麼。
當年老爸老媽接了他倆回家就給他們做了幾頓飯，可能是懷着彌補的心態，做的都是香的菜，眼觀上沒啥出錯。
何若筆那時也是不小心吃到了幾塊薑蒜，口腔裏有點怪味，去吐了。
何爸何媽見女兒這麼浪費了食物，要她一定要吃下肚子，不許吐，這才讓何若筆休克進了醫院，還是因為薑蒜放太久了，都生了蟲又洗不乾淨，才引發的食物中毒。
“哎，姐！這個你收着，別一會熬夜熬得暈倒了。”何若舒硬把手裏的輕食乳酪塞到何若筆手中，逃也似的離開了何若筆的房間。
晚上何若筆也是吃了乳酪，寫稿寫多了一段時間也睡去了。倒是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何若筆是給餓醒的。
要不.....出去找點零食吧？
何若筆偷偷摸到了廚房，打算摸個幾包零食吃吃，倒是身高不夠了。
這臭小子把零食換到這麼高的地方想幹嘛？
艾以酪給何若舒趕出來拿吃的了，見何若筆辛苦拿吃的樣子，順道幫何若筆拿了。
手自然的伸向櫃子上，身軀也自然的緊逼着何若筆的後背，何若筆是給艾以酪突然的出現嚇到了。
“這個嗎？”艾以酪從櫃裏拿了何若筆久不久就拿着的果凍，“啊？噢對。謝謝。”

很顯然，何若筆是被嚇着了，還嚇得不輕。
“酪哥，快點，游戲要開了！”何若舒該死的聲音從他房間傳出。
“來了！”艾以酪快速從櫃子裏多拿了幾包零包，身體又包圍了何若筆，何若筆的臉又紅了點。

文學跨音樂

艾以酪想了想，還是換了何若筆手中的果凍，給她一包蘇打餅，“女孩子早上別出這麼甜的東西比較好，蘇打餅飽食但又不易胖的。”
“這.....不是我前些天吃完了嗎？怎麼還有？”
“喔，我見你愛吃，前兩天入住時給你帶來了。”
“可這蘇打餅是比其他的食物沒那麼容易生胖，但也會胖的，我可能得減肥了。”
“你不胖，不用減。”艾以酪的眼睛直勾勾的看着何若筆，看到何若筆的臉再度紅了些，雖然艾以酪自個的臉好像也紅了，“對了，昨天的飯是我做的。我.....不曉得你不能吃薑蒜，我以後不會放的了。”
說完就走了，還不忘把玩着那個從何若筆手中換來的果凍。
何若筆看着手裏的餅，心頭好像溫流淌過似的，心滿意足的笑了，傻笑着。
莫不愛情真的讓人變傻？
這樣，一天又默默的過去了。
艾以酪今天不用緊着寫歌，反正沒有了舊房東逼着他交房租，等他有靈感寫好給艾止夜用就好了。
何若筆醒來就看到，艾以酪看着芒台的推理節目，沒想到她男神居然愛這口？
何若筆正好看到節目裏到了推論證據的部分，估算着時間盥洗了一下，順便抱了她學了很久卻學不會，還塵封多年的木吉他出去了。
“艾以酪。”何若筆像獻禮一樣，“教我彈吉他，可以嗎？”
“學吉他？那可不是你想學會就能學會的。”艾以酪關了電視上播放的節目，深深的看了一眼何若筆，又飄看了有點塵的吉他，“你確定好了？”
何若筆點頭，心裏卻是一陣心虛，天殺的以前的老師都怕了她，艾以酪不會嫌棄她吧。
“那.....你撥個弦我聽聽？”艾以酪想着，這吉他上面的塵都有點多，應該是學過又沒好好勤練吧，教一下應該很快的。
可是嘛.....就偏不如艾以酪所願，何若筆這彈的啊，簡單就是魔音來襲，如雷貫耳。
“你啊.....還是別彈吉他了，要不.....我幫你把它賣了了吧。”
“哎別啊，我這多少年沒彈過了，你這麼有天分，一定能教得會我吧。”何若筆阻止了艾以酪的腳步，這啥笑話，這麼好接近艾以酪的機會幹嘛不好好珍惜？
“你不教我的話.....那你交房租？”何若筆沒跟艾以酪談過房租這一會事，但她想信她的好弟弟是答應了不收艾以酪房租的。
“何若舒不是說不用交嗎？”
“這房子是我租的，何若舒那小子在我這混食混住的，怎麼能算數？”
艾以酪一個頭兩個大，雖然對何若筆有那麼一丟丟的心動，但是也架不住這魔音啊！
這何若舒也是的，不是他能定的東西就別亂答應啊，真是的。
“那.....我先教你一個最簡單的彈法.....”
一時間，房子裏充滿了優美的吉他聲，還有.....狗吠聲的和應。
艾以酪彈着彈着就感覺不太對味了，偏頭看到了何若筆的沉溺的雙眼，自覺好笑，“別看我。”
“我，我不會你怎麼學啊？”
“我的意思是別看我臉，看我手怎麼彈。”
“但是.....這兩件事並不衝突啊？”
“噗哼。來來來，你彈一下.....”艾以酪有點無奈地笑道，轉身遞回了吉他給何若筆，握住她的手繼續教。
媽媽啊！來人救救我吧！太心動了！！！
“哎.....放鬆一下手指。”
“我...我放鬆了啊！”何若筆辯解到，她的確是放鬆了，可是手指不聽使喚啊。
喝嗒

“嘶.....今天先這樣吧。”
“啊，我好像什麼也沒學哎。”

文學生涯的滑鐵盧

艾以酪默默地看了一眼何若筆又長又塗了護甲油的指甲們，“你真的有心學，就先把指甲給剪了吧，我怕吉他線都給你勾斷了。”
“可是這指甲我留了很久，天天保養的啊。”何若筆有點舍不得。
“那我看你還是趁早放棄了吧。”艾以酪見講不明白，就先離開了，徒留何若筆一個人糾結着。
晚餐的時候，不出聲不作死的何若舒又來作死了。
“哎哎，姐，你怎麼剪了指甲了，呦！”果然，愛作死的何若舒又給何若筆踢了，何若舒偷看了眼老姐，只見她悶悶的，何若舒又繼續作死，“哎，酪哥，你不知道，我姐啊，視指甲如命，誰讓她剪指甲都得拼命。”
艾以酪幽幽的半看着何若筆，沉默不言。
早上的時候何若筆還一臉不舍的不想剪，這會就已經剪短了，莫不是早上的話太過重了，讓她不想剪也得剪？那就是罪過了，她是真的很想學吉他吧。
不過艾以酪可能沒想到，何若筆是想透過吉他拉近她和他的距離，又不想給錢，才這樣做的。
隔天早上，艾以酪借着何若舒不在，偷偷摸摸的到了何若筆的房間，見她坐在床上彈着，伸手就拿過吉他，裝模作樣的試了幾根弦，“這些弦太硬了，不適合你，你以前的老師沒說過嗎？算了，我還是拿我的吉他給你用吧，它比較適合新手。”
“可是.....那不是你最喜歡用的吉他嗎，怎麼？”
“對啊，是我最喜歡的吉他，不過拿來抵一陣子的房租，可以嗎？”
何若筆暈呼着點了頭，突然發覺不對，就見艾以酪已經出去拿吉他了。
不知道艾以酪去哪了，何若筆就打算繼續把《何以見得》寫了，卻見下面的評論有點慘不忍睹。
——作者怎麼回事，畫風偏太多了吧？
——這不是我想看的故事，差評。
——男主角也太無聊了吧，作者以前最差的那本都要比這本好看。
——真是一章勸退，都太差了吧！
.....
“這群人怎麼回事？也太難滿足了吧！”何若筆憤憤不平，她決定今天就不！寫！了！
這群人啊，就不知道真人比書中的人更無聊更悶騷好嗎？
不過何若筆想了想，不對啊！馮盛日要拍寫的書，還是趕緊寫比較好，自個的拖延戰症自個還不清楚嗎？
於是乎，艾以酪一整天在客廳裏，都沒見過何若筆出來，何若舒回來的時候所帶的外賣也是送進了何若筆的房間，“酪哥，別看了，我姐啊她一工作就會這樣，別人喊不醒她的。”
飯後，整間屋子都靜悄悄的，何若舒早就把艾以酪給拉進房間，不讓他吵到何若筆，何若筆要是給吵到了也要得發很大的脾氣的。
又一天清晨，何若筆鬧肚子了，“何若舒！這臭小子給我的是什麼乳酪？肚子疼的喲.....廁所門鎖了？喂，誰在裏面啊？快點出來！！！”
艾以酪剛換好衣服，早上洗了個澡，整個人都清爽了，聽見何若筆的叫喊，連忙開門，想說些怎麼，又給何若筆給拉倒了，廁所門關的好大聲。
何若舒也給自家老姐的聲音得不得不開了房門，一打開，不得了。
艾以酪的臉摔地上了。
何若舒趕緊關上房門，口上念呢喃着，“我啥也看不見，我啥也看不見！”
在廁所解放着的何若筆，見洗澡的地方堆滿積水，嘖嘖地道，“這人是啥構造的啊，早上洗澡是什麼鬼習慣啊？”
解放一通後，何若筆又肚子餓了。她剛好從廚房裏的零食櫃裏拿出給個吃的，往下一看，何若舒和艾以酪昨天的外賣飯盒還在。當然，她的也自然在了。
不過何若筆也沒罵人，昨天本來是她倒垃圾的，不過她靈感大爆發，趕着去寫稿子去，沒倒到。

草草的吃過零食，連忙打包垃圾往樓下走。要是房東見到了，恐怕要趕她出這房子了。
“何若筆。”

姓時的有病

何若筆轉過身，時冬亦？
“好久不見啊。”
“啊？嗯。好久不見。”
“最近怎麼樣，還好嗎？”
“啊？挺好的。”這人怎麼回事？很煩人啊！！
“我剛才搬來這小區，要不，有空的時候邀我去你家吃個飯？”
？？？
不是，不是應該是他邀請我到他新家吃飯的嗎？怎麼過倒過來呢？
不過，作為有“教養”的女人，何若筆還是很給面子的點了點頭，同意了。
在家裏，何若筆心不在焉撲向沙發，看得何若舒滿頭問號。
“怎麼了？”
“剛剛，在樓下倒垃圾時，我見到了時冬亦，他說他剛搬來小區，讓我們請他吃飯，我.....”何若筆手捏着小企鵝的腳丫子，心裏想着該不該告訴何若舒她答應了。
不過，何若舒看到自家老姐的神情動作，心裏都明瞭，不過他還抱着一絲期望，“你答應他了？”
“嗯.....不過他是說了來當個朋友了啊，沒別的意思。”何若筆似乎怕弟弟不相信，還特意補上後面的那句。
何若舒恨鐵不成鋼的想揍醒自家姐姐，“你！你氣死我算了，要不是當年因為他，你還會這麼多年不談戀愛？”
艾以酪的耳朵動了動，這人誰啊，這好像害了她的一生。
“他現在說當朋友就當朋友，想吃飯就吃飯。是不是以後他讓你嫁給他給人欺負就欺負，讓你去死就去死。你還有沒有點自尊，有沒有自我意識啊！”
“有沒有你想的那麼嚴重啊？我要是這樣想的話.....你早就見不到我了！”
何若舒氣憤的看着何若筆，雖然他不說，但他是姐控，看不得姐姐又要踏進陷阱裏，“反正這飯我是一定不會吃的，要吃你自己吃吧！”
何若筆呆呆的看着何若舒離去，她是沒見過自己弟弟這麼生氣過，是自己做得不對嗎？
“喂？偈哥.....”何若舒回房間裏讓何偈幫他支支招了。
“若舒。”何偈聽完何若舒的說法，權衡了一番，“你家裏不還是有個客人在嗎？要是若筆那天給那個時先生做飯一起吃，讓你家裏客人幫你看好就行了。有些事你不能替若筆作主的。還是讓若筆自己面對一下吧。”
客廳裏何若筆和艾以酪依舊維持着何若舒離開時的動作興位置，何若筆不知道想到了些什麼，連忙“爬”到了艾以酪身旁，“以酪，教我做飯.....這半年的房租不用你交。”
艾以酪從書中的文字抬起頭，幽幽的看了眼何若筆，“成交。”
“可是，你得保證教得會我。”
“那就只能依靠你的悟性了。”
看着艾以酪無情地走開，何若筆心裏哇涼哇涼的，她可能虧了。
然後，如何偈所言，在第二天時冬亦到何若筆家裏吃飯時，艾以酪也坐在席上，何若舒也按照他的話，沒有出現在時冬亦面前。
結果現在席上尷尬得很，時冬亦左看何若筆，右看艾以酪，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。
何若筆想找些話題，“那個，冬亦，這個是艾以酪，是我們家的租客，剛搬來不久。”
“你好，時冬亦。”時冬亦友好的伸出了手，想跟艾以酪打個招呼。
不過艾以酪懶得理他，在時冬亦以為艾以酪會跟他握手時，艾以酪只是拿起筷子細慢的進食着。
時冬亦有種被打臉的感覺，不過幸得何若筆給了他台階下，“先吃飯吧，要不然飯菜涼了都不好吃。”
“啊。這都你做的嗎？”

“啊？啊，我做的。不過我才剛學，所以可能不是很好吃”
“啊，沒事，只要是你做的我都喜歡。”

霸氣護妻？

不過時冬亦很快就被打臉了，不過是把一條菜送進口裏，就已經面色難看得很，“那個，洗手間在哪？”
”噢，那。”何若筆手指了指，聽到時冬亦的嘔吐聲，疑惑問道，“有這麼難吃嗎？”
也是一條菜，何若筆立刻把它吐在手紙上，看到艾以酪吃得津津有味，連忙道，“你不覺得咸嗎？還吃？”
“我平常就愛吃咸的。”艾以酪語氣淡淡的，還往嘴裏塞了幾條菜。
“別吃了，吃太咸不健康。不過也太奇怪了，我明明是按照你教的那樣做，怎麼會這麼咸呢？”艾以酪還繼續吃。
何若筆還咳着，口裏實在受不了這麼咸的，不過她見到時冬亦從洗手間出來，連忙盛了碗雞湯，“那個，冬亦，你嘗嘗這個雞湯吧，我嘗過了的，不咸的。”
時冬亦在何若筆盛湯的時間候回了幾個訊息，“那個下次吧，我還有點事要忙，我先走了。”
何若筆不知道怎麼辦，只知道站了起來，倒是沒看到艾以酪緊盯着時冬亦的左手看。
“可惜了，這雞湯可不便宜，還挺好喝的。”何若筆幽幽的看着雞湯，這雞湯用的雞還是大清早去活雞攤裏買的，浪費了她的心血和時間。
“你想跟他做朋友？”艾以酪根據何若舒的話語，倒是明白了那個人是負心漢，忍不住問了出來。
“他.....要是想做朋友，那就做吧，也沒差。反正又不是我想怎樣就能怎樣，世界又不是圍繞着我轉，還是見一步走一步吧。”
一頓飯，兩人無言。
艾以酪見到了何若舒，把事都跟他說了遍，又繼續擺弄他的吉他，何若舒想來想去總覺得不對，”這個時冬亦，一定沒看上去這麼簡單，當初上大學的時候他有女朋友了，還來勾搭我姐，他女朋友撞見他們在一起，他又說是我姐先勾引他的。傻逼才信啊？明明是他挑的事，害我姐在大學老被人針對，差點受不了要退學。”
何若舒搖了搖頭繼續道，“還好當時我剛好在我姐隔壁班裏上課，不然我姐可能會自殺的，那群人說道有多難聽就多難聽，時冬亦那個賤人！渣男！真的想揍他！”
“那揍了嗎？”艾以酪像是隨便一問的，不過何若舒也不會猜到他內心所想。
“沒。”何若舒沒好氣地道，“我姐還攔了我，說她也有不對。”
艾以酪想了想，“走，揍人走！別被你姐發現了。”
正中午，時冬亦走在路上玩着手遊，正不巧的被何若舒艾以酪撞見。
“走！”艾以酪一聲令下，何若舒一繩綁着時冬亦，艾以酪緊隨其後一麻袋套了上向去，兩人把時冬亦架到公廁爆揍了一頓，好像還把人揍暈了呢。
兩人離開的時候滿頭大汗，一看就是揍人的時候產生的，“酪哥，你牛啊，幫我實現了多年夢想。不過你是怎麼知道他有女朋友的？”
“先走快點。他左中指有戒指印，一看就戴了很久的，女朋友也交了很久。而且他手機壁紙是兩人的合照。”若不是時亦冬戴着眼鏡，艾以酪很有可能會覺得這人沒那麼渣。
但事實證明，姓時的的確挺渣。
“那，我姐知道嗎？”
“她.....不用知道。”
.....
又過了不知道多少天，早上。
碰！！
艾以酪聽到聲音連忙出來，就見到整個廚房煙霧迷漫，何若筆滿臉黑碳，何若筆見艾以酪見到她這落難的樣子，慫慫的低下了頭。
艾以酪真想去問一問神，他是作什麼孽啊？？？
等到何若舒趕回到家裏時，房東已經到了，正在檢查損失；至於三個人的行李吃的啥的，艾以酪都給

收拾好了，何若筆正在洗着臉，身旁的瓶瓶罐罐都快用光了。
“酪哥，怎麼一會事，廚房怎麼差點燒起來了？”何若舒小心地繞過地下的行李，走到艾以酪身旁。

病患又來了

“你姐自個偷做飯，給炸了。”
“好了，快給賠償，我送你們去別一處住。”房東毫不客氣地說道。
整個搬家的過程，何若筆都恍恍惚惚的，她怎麼會炸了廚房？怎麼會？
“好了，若舒，這間房子你看着點，別再讓給炸了。”房東看到何若筆那沒精打采的樣子，還是降低了聲音，提醒着何若舒。
何若舒送走了房東，看到自家老姐的樣子，忍不住笑她，“姐，真有你的，做個飯也能炸了整個廚房。”
艾以酪很不厚道的笑了。
“你猜我想的嗎？我就是想練練廚藝，那能想到廚房這麼的脆弱呢？”何若筆為自己反駁着。
“可再好的廚房，哪怕那些大廚用的大廚房，都經不過你這樣搞啊。”何若舒聽到何若筆的反駁，忍不住說她一通，見她委屈了，還繼續說道，“現在，廚房炸了，房東也警告我們，不然不給我們租了，那得怪誰呢.....？”
話裏話外都是在諷刺着何若筆。
“別說了！別說了.....”何若筆先是不服地踢着何若舒，可又想到的確是自己的錯，又沒底氣了。
“以後我來做飯吧。”艾以酪看了眼何若筆，不忍地道。
“真的？”何若筆整個不可置信，一臉期待的看着艾以酪。
“你負責洗菜就好。”艾以酪盯着何若筆說道，眼神柔柔的，像是掉進了溫柔鄉了。
何若舒在一旁聽着這兩人的對話，一眼一個的轉看着，似乎看到了什麼新情況似的。
艾以酪懶得去理何若舒眼神底裏的深意，提着他去把東西都去放好，何若筆見兩個人都不在，打了一通電話。
“喂？你是？”
“喂，冬亦。我是何若筆。”
“哦，怎麼了？”
“我想邀請你來我家再吃一次飯。”
“啊？不，不用了！我有女朋友的了。”
“那你也可以帶你女朋友一起來啊，沒關係的。”
“那個，算了吧。若筆，你就多讓我活幾年，不好嗎？就這樣吧，我女朋友喊我，掛了啊。”
耳邊傳來忙音，何若筆不可相信的看着電話。怎麼不讓他多活幾年了？？？
“酪哥，好了，休息會吧。”
剛好何若舒和艾以酪收拾好，何若舒拿着隻果朝艾以酪喊道。
“艾以酪，你手怎樣了？怎樣受傷了？”何若筆在艾以酪走來的時候眼尖的看到了艾以酪手背上的傷。
何若舒眼睛縮了縮，好像是前幾天酪哥揍時冬亦時留下的傷。
“沒事，撞到一下而已。”艾以酪淡淡地道，好像不是傷在他身上似的。
“還痛嗎？”何若筆再也裝不了，直接上手給艾以酪揉着手背，把何若舒嚇得眼睛轉不停。
何若筆多揉了兩下便放開了艾以酪的手，艾以酪看着手都有點發呆。
“對了，我剛給時冬亦打電話，讓他再來一次吃飯，結果他跟我說他有女朋友了？這什麼跟什麼嘛？”
“姐，我覺得現在時冬亦都說了自個有女朋友了，就別一門心思糾纏在他身上了。”
“我哪有心思糾纏在他身上？”
“你不糾纏他那還邀請他吃飯？”何若舒好像有點看不懂姐姐了。
“我只是想多認識點朋友。”何若筆有點沒想過弟弟會想過頭，“你不會還想着大學時期的事吧，那件時我早就放下了好嗎？”
“你不是要跟他重新開始嗎？”艾以酪忍不住問道，只是語氣有點不好。

“我怎麼時候說過這種話？” 何若筆冤啊，艾以酪是怎麼認為的？
“反正又不是我想怎樣就能怎樣。不是這意思嗎？”
是那天時冬亦走了後吃過的話，原來艾以酪有記住的嗎？

才女又滑了

“這，不是，你這不解讀錯了嗎，我又不是這意思，從再見到時冬亦的那天開始我都沒想過要跟他在一起！”
何若舒看着艾以酪的眼神不對，連忙給何若筆提醒，不過何若筆好像也沒get到，怒瞪了一下何若舒。
“呵，是我解讀錯了。”艾以酪神色不明，直徑離開了。
“這，他怎麼呢？”何若筆看着艾以酪生悶氣離開了，不解道。
“姐，我有時候真想帶你去看看腦科。這時冬亦現在突然說有女朋友了，可之前怎麼不說？酪哥早就看出來了，你還自以為是的做着料理，把廚房炸了。真救不活你腦子了，自己想吧。”何若舒不想看着兩個人走得越來越遠，一下子啥都說了，就差沒說艾以酪喜歡她。
不過在那之後，何若筆倒也沒機會再跟艾以酪道歉了，艾以酪天天的避着她，也不知道避個啥子。
還是有一天艾以酪要出門去XX酒吧演出，何若筆才捉到機會跟他說話。
“這藥膏你記得用，對於瘀傷挺管用的，”何若筆一下攔着了艾以酪，硬塞了一小罐藥膏給艾以酪，是她奶奶留給她的，超級管用，“還有.....謝謝你。”
“謝什麼？謝我腦補過度嗎？”艾以酪把玩着何若筆塞過來的藥膏，心裏淌過一陣暖流，不過說話還是硬邦邦的。
“那天的事，若舒都跟我說過了。不過你手傷了，還能去演出？撥弦都會疼吧？”何若筆看着艾以酪的右手，心痛的眼補都藏不住了。
“嗯。會痛。”
“我幫你提着吉他吧，你一隻手又不方便。”何若筆沒有阻止艾以酪演出，她太知道他出演出只是為了錢，為了生活，所以只能從這些細枝末節處幫忙了。
酒吧裏分開表演區和解悶區，何若筆貪圖解悶區的寧靜，自己慢慢的撥動着吉他弦，門外剛表演完的艾以酪看着，感覺心弦都被撥動過，又靜止不下來了。
他淡定的接受了這樣的結果，往何若筆走向，見她指尖壓根沒壓下去弦，一手幫她強壓下去。
“啊，痛啊！”何若筆沒見人就知道是艾以酪走了過來，鼻腔四周都是艾以酪身上好聞的奶香味，見他坐下，又小小的撒嬌，“我覺得我好像真的對音樂沒天份，要不.....還是算了吧？”
“有我教你還放棄？”艾以酪手指彈了一下何若筆的額頭，似是罰她一般。
何若筆是沒想到艾以酪會突然來這一下，額上的麻痛讓她下意識的喊了出來，“痛.....”
“怎麼就痛了？我沒用很大力氣啊。”艾以酪立馬去看她的額頭，見她沒紅沒腫的就吹了幾下，試圖幫她怯痛。
何若筆真的很想沉淪在艾以酪溫柔底下，可是.....
她的腦子不知道怎麼轉的，一下子就推開了艾以酪，還把手裏的吉他一併塞了過去，阻擋了艾以酪追她的道路。
不過何若筆也沒跑去哪，她直接衝回家趕起了稿子，剛剛艾以酪的行為，都甜死網友們的吧？當她翻看底下評論時，她就想咆哮！
——這男主寫得好偏
——作者不會翻車了吧？
——幸好我沒看，不然多浪費錢
.....
“若筆，你其實寫得很好，不必介懷網友的話。”是馮盛日的訊息，早些天香木芝給了兩人對方的聯絡方式，就加上了，不過何若筆也沒心情看，正想着故事着有那裏不對的地方.....
“到底那裏不對了，明明就是我的日常。還是是幻想比較香？”何若筆百思不得其解。
又過了一天，何若筆又坐在了客廳裏嗑着零食。沒辦法，誰讓她是做作家這樣空閒時間太多的工作呢？
不過她不是只坐着耍廢，而是等着一個人。

“若舒，你說。艾以酪多少天沒出門了，除了昨天要去酒吧以外，他都沒出過門。” 何若筆盯着那道緊閉的房門。
不要問為啥若筆這樣問，問的就是不知道若舒躺了好幾天沙發了！

仇人找上門了

“若舒？”何若筆見何若舒沒有應聲，一轉過頭去看，好傢伙，這小子躺着睡呢？
“哎哎哎！姐，別扭耳朵，我這幾天都沒睡好啊！”何若舒本來好好的躺着，睡了這幾天以來最沉的一次，不過才幾分鐘而已。
“我問你，艾以酪除了昨天多少天沒出過門了。”何若筆沒好氣的重覆了剛才的問題。
“多少天？好幾天了，我也數不清，這幾天睡得我腰都疼。”何若舒腦子昏昏沉沉的，好一會才扶着腰起來回答姐的問題。
“你都腰疼了，估計也不少天數了。去看個骨科，讓大夫給你看看腰。”雖說何若筆老跟小老弟對着幹，可到了急事的時候，倒也少不了心疼自個弟弟，“對了，他這幾天在裏面幹嘛？”
“好像寫歌吧？艾止夜的新歌似乎要差不多出了。”
“就是要寫歌，也不應該把自己關在裏面這麼多天啊！”何若筆聽着眉頭有點皺了，她倒不是怕這兩人有不清不楚的關係，好說歹說艾止夜還是馮盛日的媳婦呢，“艾以酪啊？以酪？以酪！”
“怎麼了？”艾以酪被何若筆喊得心煩，不得不應了聲。
“艾以酪，我有事找你。咱們出去說，別礙着若舒找周公去。”何若筆隨意找了個借口拉了艾以酪出門，不得不讓何若舒開眼：真是說謊成精，不打草稿的。
“有什麼話，不能在家裏說？我還得回去給止夜寫歌呢。”艾以酪倒是好脾氣的，硬等到出了家裏才問何若筆所謂的事，不還也想坑一坑何若筆，他心知止夜要的歌並不是自己正在寫的歌。
何若筆見他有回頭上樓的打算，連忙拉着人，“我知道你正在寫歌，不過靈感這個東西不是關在一個小空間說能有的，所以出來轉一轉，看看有什麼地方觸摸到靈感的來源。”
她倒沒說錯，要是在寫小說時遇到瓶頸，她會出來走走，除非那時候她病了，或是痛得下不了床。
“看看有什麼地方觸摸到靈感的來源.....”艾以酪默默重覆了何若筆的話，四周不是孩童便是老邁的婦人們，人各有人活着的方式，但依然開心快活，走着走着，三兩個孩子把球往何若筆兩人踢了過去，艾以酪把球給停了，摸着幾個孩子的頭，“你們到那邊玩去吧，小草坪不易受傷。”
幾個小蘿蔔頭受教的點了點頭，的確他們在石塊路上玩特別容易受的傷。
艾以酪看着幾個小蘿蔔頭開心的跳走，動容道，“的確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能成為靈感的關鍵，這幾個孩子都給了我一點感覺，再走走吧。”
“對吧對吧！偶然出來看看，換個心情換一種創作感情呢。”何若筆說着說着，看到天上那麼大一個太陽，說道，“我去買點水吧，不然得中暑了。”
看着就要出發的何若筆，艾以酪連忙拉一拉，“等一下。”
何若筆的眼前突然黑了不少，是艾以酪的那頂帽子，白白的，倒能擋着一些陽光。
“這，你給我的帽子也太大了吧。”何若筆摸摸頭上，實在是太大了，帽子整頂蓋下去帽邊都到她的眉毛了。
“我頭圍大，你先用着吧。不然一會過馬路也不好過。”陽光實在猛烈，艾以酪一脫下帽子眼睛都快開不了了。
何若筆也是因為戴上了帽子，才看到了艾以酪他那若隱若現的，暖暖的笑容。
何若筆臉又紅了些，不過本在太陽底下晒了點，艾以酪沒發現她的臉紅得多麼的不正常，“我，先去了。”
何若筆的倒霉體質或許有點厲害，她才買過兩瓶能量飲料，也才踏出店舖，就給兩胖子給拉去上車了。
車上倒也不錯，冷氣一直開着，她手腳沒被綁，口也沒被封着，她只好喝幾口剛買的飲料，讓自己冷靜一下。
沒綁沒封，估計不是劫財劫色的，先聽聽他們說些啥吧。
“丫頭，你跟艾以酪什麼關係？他女友？”一個胖子開口道，他正坐在何若筆的旁邊一個座位上。

“我不是他女友啊？你們怎麼覺得的呢？”何若筆冷靜的應對，她可不是那些文弱的小女生。
“老大，別聽她的。這艾以酪看她的眼神都不對，明顯是她的男朋友。艾以酪不是不還錢嗎？用這女的逼着他還吧。”坐前面司機座子的胖子說道，似乎是等有啥問題一下子就開車跑路。

音樂人生的低谷

讓艾以酪還錢？好傢伙，原來是酒吧小巷欺負艾以酪的兩個混混啊！
何若筆的眼光裏閃了幾閃，她有計劃了。
她本來就怕那個身材發福的胖子，靠得車門近了些，她手輕輕摸上了門把手，沒鎖！她又拿起自個喝過的飲料，那兩人只當她喉嚨乾了點，沒阻止她。
是機會！何若筆把手中的飲料打在旁邊的男人頭上，又一口氣的打開車門逃了出去。前面的男人見自個老大被打了，大聲的喊他。
“還喊！快追！”被打的胖子有點郁悶，他的手下是不是腦子有點問題？
何若筆根本沒有顧及後面是什麼情況，一手壓着帽子，生怕帽子飛了讓她看不了路，“在那裏！”
是那個胖子的聲音！
何若筆連忙轉了個彎，剛好胖子他們視線被公共廁所給擋着，壓根沒看到何若筆躲到那裏去，“那丫頭跑到那邊了！”老大胖子按着心裏所想，帶着小弟去追。
而他們所找的人，正被艾以酪抱着躲在視覺盲區裏。
“他們走了，我們趕快回去吧。”艾以酪見兩人跑離，鬆開了何若筆，就要拉着她離開。
“哎，痛！”何若筆突然被拉，腳就痛了。
“怎麼了？”
“我剛差點摔着，扭到腳了。”
艾以酪聽到何若筆說扭到腳了，連忙蹲下，“上來吧，我先帶你回去。不然他們折回來會有麻煩的。
“啊？哦！”何若筆趕緊上了背，笑話！要是那兩個人折回來，她肯定跑不了！
回去的路看似很短，但對於在艾以酪背上的何若筆來說卻是很長，有那麼的一瞬間，何若筆覺得自己的心跳跟艾以酪的同步了。
“來，你開門。”幸好現在住的房子是在一層，換句話來說就是直接到家了，根本不用上樓，這讓艾以酪鬆了一口氣：要是把人背上樓可是一件苦力活！
“你等一下，我去找藥。”艾以酪把何若筆放在沙發上，還給了她一塊濕布，讓她擦手。
“哎哎哎！痛啊！”何若筆被突然的疼痛刺得回過了神，剛剛在擦手的時候心根本不知道飛那裏去了，連艾以酪坐在她旁邊也不曉得。
“痛嗎？我輕一點。”艾以酪聽到何若筆的叫聲，立馬放輕手勢，藥酒都像是輕抹上去的，讓何若筆不再感覺到痛感，相反的只感覺到一絲絲的涼意。
“話說，你是怎麼找的到我的？”何若筆看着似是在對待貢品的艾以酪，突然冒出了這個問題。
“問小賣部老板。”
何若筆見他還在專注的幫自己抹着藥酒，忍不住心生玩味，把一直頂在頭上的帽子蓋在艾以酪的頭上。艾以酪被這一下打擾，連忙放下帽子，心神又不定了，下藥的時候又重手了。
‘嘶.....”
“啊，我又下手重了，我輕點。”
何若筆直覺不對，“艾以酪，這兩人.....”
“他們一直追我債，但錢不是我欠的，是我前女友。她借網貸的時候，填的我的信息，所以.....”
“她怎麼能這樣做！？”何若筆聽到這氣死了！這什麼人啊？有毛病吧！
“哎，你小心點。”艾以酪見她那麼激動，生怕她又弄痛了自己的腳，連忙護着。
“你現在跟她怎麼關係啊？憑什麼幫她還錢？她借的貸款不應該她自個承擔嗎？再說，那天在酒吧門口救你的是我，不是她，幫她還錢不是找自個難受嗎？”何若筆氣憤的說着，絲毫沒發現自己說多了。
“酒吧？是你？”
“對對對，就是我，怎麼樣？一句謝謝都沒說，氣得我那天.....”何若筆有些口不擇言，突然發現自

己說多了，連忙閉嘴。
“對不起，那天我快趕不上演出，就想着要趕快進門，卻忘了跟你道謝了。” 艾以酪重拾當時的記憶，對啊，是她，是她讓自己能趕得上去演出，但最後.....被人打暈的也是她。

虐妻一時爽？

“我也.....”何若筆本想說話，但見艾以酪漸漸拉近距離，讓她下意識的向後倒。
莫非.....他要親我？？
帶着這個有點跳脫的想法，何若筆閉上了眼睛，而艾以酪緊貼着她身子，只是.....
只是他本意是想拿放在何若筆身後的紙巾擦手，畢竟碰過藥酒的身體部位是不能碰水的，不然會賊難受。
是那種手腳冰冷的時候突然碰上正常溫度的水都會熱疼的難受。
當他發現何若筆緊閉着雙眼，擁有直男思維的他只是問，“你在幹嘛？”
“沒事，眼睫毛突然掉了進眼睛裏。”好吧，你贏，我輸。
“要我幫你吹一下嗎？”
“別，越吹，它越紮眼。”
艾以酪只好扶好她的腳，幫她上護具，“若筆，你覺得.....我這人怎麼樣？”
“嗯.....你想說啥？”好吧，何若筆沒發現艾以酪對她的稱呼有所改變，這人啊.....
“就是，我的那首歌寫好了，想讓你先聽。”
“這歌不是寫給艾止夜的嗎？讓她聽不就好了？”
“呃，止夜先聽了的話，估計要改好多，所以先讓你聽聽，給點建議。”我什麼時候有說這歌是寫給止夜的？！
“不用先給我聽了，畢竟，演唱的那個人才是最終決定的人。”何若筆氣沖沖、一拐一拐的走回房間，叫別的女人這樣親密做什麼？！！！
果然，這是傻女人和直男之間的對決，往往認真便輸了。
所以這個傻女人呢，就這樣幾天沒出過門了。
本來何若舒都以為老姐這幾天沒出門沒理過艾以酪，快要夢醒了，結果.....
第二天，一家三口（誤）又坐在一起看電視，何若舒半攤半坐的盯着電視，艾以酪在一邊吃.....薯片。
何若筆躺在兩人中間，瞧着艾以酪的手部動作，嘴不自覺的開了。
艾以酪也十分順手的塞了幾片薯片在何若筆的口裏，如同塞了一把狗糧在何若舒嘴裏。
真不是滋味。
覺得自己狗生不斷的何若舒，極力打斷被喂狗糧的動作，“酪哥，我姐傷的是腳，不是手。”
此話十分有道理，令艾以酪一頓，“對喔。”
一個順手便是放下薯片，自然的拿起何若筆傷着的腳捏了起來。
？？？
何若舒本意是讓自己不被喂狗糧的，結果不但繼續喂，還更大把了？？
媽媽啊，姐她是不是走運了！
遠在M國跟姐妹玩的何媽媽直打噴嚏，這誰在說她？
“走走走，趕緊走。”何若舒不想再見到這兩人，趕着他倆離開家裏。
被趕出家裏兩人兩臉矇，何若舒在幹嘛？
“咳咳。”何若筆反應過來，尷尬的咳了兩聲，“快到午餐時間，要不，一起去吃個飯？”
艾以酪點點頭，似乎還沒品出何若舒的內心，在餐廳的時候還順手請了何若筆一頓。
“你.....是艾以酪嗎？我是你粉絲，能加個好友嗎？”有一小粉絲剛好在何若筆他們一桌後面，大膽的提了個要求。
“能加嗎？”艾以酪盯着何若筆，似乎她批准了他才會加。
“加你又不是加我，問我幹嘛？”雖然何若筆是這樣子說，但內心早已罵了個幾十遍。
你要敢加我不理你了。
但我算不算擁有了女朋友的權利？
當然，這話她是敢心裏說。

“你確定？”艾以酪緊盯着何若筆的眼睛，就想看她有沒有一絲慌亂。
不過何若筆一直低着頭吃飯，沒能讓艾以酪看到些什麼。
艾以酪氣笑了，掏出手機開了加友頁面讓那小粉絲掃。
直到小粉絲離開，何若筆依舊沒有搭理艾以酪，很好的履行心裏對自己的承諾。

沒有火葬場

“哎，腳傷了還走那麼快？”艾以酪跟着何若筆離開餐廳，見她走得那麼快，倒是嚇了一下。
“我早就好了。”的確，何若筆的腳早就好了，只是一直裝着。
“你不會還在生氣我給女粉絲聯繫方式的事吧？”艾以酪覺得有點好笑，不過還是拉了一下何若筆。
“你想給就給唄，跟我又沒關係。”何若筆一下子甩開了艾以酪抓她的手，直站着，看他會說出些什麼。
“要是想有關係呢？”艾以酪淡定的說着，一時間讓人不知他說真的，還是假的。
“我累了，我們快回去吧。何若舒應該沒鎖門。”何若筆的耳尖微微紅了起來，本着打破尷尬的念頭一邊說着一邊後退，企圖掩飾她被撩到的事實。
“我靠。”這一男聲突然在何若筆的耳邊傳來，嚇到了她。
“哎。對不起，對不起。我不是故意的。”何若筆是沒想到會撞到人這麼的尷尬，還是在艾以酪面前。
只見那男人臉色一百八十度大翻轉，“噢！沒事，沒事。能留個聯繫方式嗎？”
顯然是看到何若筆精緻的臉孔，男人對美女都是沒抵制力的。
嗯，似乎艾以酪是個例外。
“啊？噢。”何若筆還在尷尬中未出來，根本就沒發現男人說了些啥，手卻自動的接過了男人的手機。
“什麼啊？不行！”一直在何若筆身邊的艾以酪覺得被忽視了，搶過何若筆手上那男人的手機還給了男人。
“你是誰啊？”男人見認識小姐姐的路沒了，忍不着語氣問着艾以酪。
“我是誰？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聯繫方式不能給你。”艾以酪是察覺到男人的不懷好意，摟着何若筆離開了這是非之地。
下午四點，醉心在小說世界上的何若筆埋頭寫着今天所發生的事。
“這也太像我寫的小說了吧。夢想與現實相應的感覺真好。嗯？”房門外傳來幾下輕輕敲門的聲音，何若筆門口以後只想社死。
“嘶.....”
她隨意的把頭髮綁成馬尾，卻又不失天然美，讓艾以酪看呆了眼，不過也就一秒，因為何若筆見是艾以酪在門外，直接關上了門，還差點撞上艾以酪的鼻子。
何若筆躲在門後平靜着呼吸，耳尖的紅卻是告訴大家她心裏十分不平靜。
她想了想，還是放下了頭髮才重新打開了門，“啊。我一會要出去，稍為收拾了一下，有什麼事嗎？”
“哦。我想邀請你來我後天的新歌演出。”說着，艾以酪便把手中的票遞給了何若筆。
“好的。”何若筆接過門票，只見的主題是“落筆成章”。
多用心啊！只是何若筆沒發覺什麼。
“我知道了。”何若筆裝着淑女想關門發瘋，卻被艾以酪攔着她關門的動作，“你不是要出去嗎？”
“對。”何若筆想起剛隨意找來的借口，還是出門了，不然可不就尷尬了嗎？
啊...！去找香木芝說說！
艾以酪看何若筆沒有留意到房門沒關上，偷偷的看着那放在床上、屏幕沒關的電腦。
——“若是我不願意，你又當怎樣？”
——啊，這就是夢想與現實相同的最好時光。
艾以酪看到這兩句，又想到了何若舒之前的話。
幾天前，他見何若筆沒出過門，便在房間裏捉着何若舒問問題。
“若筆她平常喜歡做什麼？”艾以酪打定決心要追何若筆了，只是他根本不清楚何若筆喜歡什麼。

“我姐平日喜歡幹嘛？”何若舒似乎沒想過這個問題，更沒想過艾以酪會問這個，不過他還是根據這麼多年的習慣回答了，“吃飯、睡覺.....打我。”
本來艾以酪是記着在本子裏的，不過在聽見何若舒的那句“打我”以後，他實在寫不下去了。

還沒出事(含彩蛋)

這難道不是“吃飯睡覺打東東”這笑話的改版嗎？
不過也是他們家的日常，他跟他們住了才一陣子，幾乎一天打幾次的，但是.....
“除了這些呢？”他實在是想找些實際的。
“那就只有寫小說了。”何若舒仔細想了想，他家老姐實在沒其他愛好了。
艾以酪若有所思，喃喃地重複了一次，“寫小說.....”
“哎，你說她一個母胎solo，寫出來的小說居然備受追俸，這世界不會再好了。”何若舒向後攤了，沒有一點在外人面前的緊繃。
“韓愈在師說裏不是有寫過『聞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』嗎？若筆也是這樣的吧？你能告訴我她喜歡什麼小說嗎？”
“就瑪麗蘇，杰克蘇什麼的吧。”何若舒不接受艾以酪的解釋，狠狠地翻了個白眼，不過還是答了一下。
“什麼酥？美食小說嗎？”
無語子。
何若舒十分的肯定艾以酪沒有聽過這詞，跟他耳語了一番。
又見艾以酪拿出手機找了幾次，眼中存在一絲呆滯。
“懂不？簡單來說就是要撩。”何若舒見艾以酪看天花板深思的樣子，滿意地向後一倒，直接在懶人沙發上睡了起來。
時間回到現在，艾以酪盯着電腦屏幕上一段段的文字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，一臉滿意的替何若筆關上了房間出去了。
冷秋集團外，艾止夜一身少婦的打扮，和丈夫一同等待着艾以酪。
“哥哥怎麼這麼久？”艾止夜頂着巨肚，腳一抖一跳的，嚇壞了馮盛日，“阿夜，別跳了，傷身。”
網絡上，星夜自艾止夜結婚後，不管是男是女，都從顏粉唯絲轉成媽粉爹粉，馮盛日不看好懷着雙胎的老婆，隨時會被岳父岳母粉罵。
偏偏，自家的粉絲不會幫他，反而幫着星夜罵他這個當丈夫的不稱職。
桑心。
“哥來也是偷偷的來，哪能讓你就這樣見到？先進去等吧。”
艾止夜尋思着這話，倒也沒說錯。
她早在出道成名的時候就說過，她大流量的歌都是她親哥寫的，讓不少粉絲深八她哥是誰，好讓女粉們“嫁”她哥。
可惜，沒門。
不說艾止夜想保護她哥，艾以酪根本不想借妹妹的名聲出名，被標籤為“借妹妹的光才能紅”、“沒實力”這些。
艾以酪很早就到了小型會議室，等到等無可等，以為妹妹出事了要出去看看，就見到妹妹妹夫。
“阿盛啊，別老讓她往外跑。”艾以酪知道馮盛日奈何不了艾止夜，只是笑着就了這句不痛不癢的話，又對妹妹說着，“你這丫頭，都快當媽了還不消停，不想再登舞台嗎？”
艾止夜見哥哥手中的打樣碟，口水都快流下來了，連忙坐下，“哥，你不是說沒空給我寫歌嗎？學會給驚喜了？”
“不是給你的，是給你嫂子的。先讓你聽聽。”艾以酪見艾止夜想搶，連忙舉起光碟。
“嫂子？哥，不是那女人吧？”一身茶味。
“不是，你沒見過的，阿盛應該知道。”艾以酪是聽過馮盛日的投資。
馮盛日在腦海中不斷游着，終於發現了一個人的名字。
“我曉得了。”姨母笑不斷啊！
“又打啞謎.....”艾止夜不滿道，卻也高興，那隻綠茶終於走了！
就在艾以酪出去的時候，何若筆在家外面買了幾根冰棒，倒是引出了她以為不在家的何若舒。

何媽的嚴格

何若筆沒管這個臭弟弟，拿出自己的吉他，剛彈了幾下，一旁正吃冰摸魚的何若舒聽到不應該出現在這裏的音色，面上每一分每一寸都帶着驚訝，“姐，你什麼時候再碰樂器了，還是吉他？”
他，小的時候老媽一定要他們姐弟一人學一樣樂器，說什麼她姐妹姐妹倆都會樂器，上學時期天天聽，不聽會覺得心不在焉的那種，讓他們學好再讓她聽。
何若舒還好，他是男孩子，選擇樂器的自由度高，選擇了打架子鼓，現在還能在XX演出。
可他姐何若筆，就因為是女的，只能往文雅的方向發展，好好的中提琴到她那變成了吉他，不僅老師吐嘈，老媽也是多次拉緊了弦，不讓她姐有機會彈而不是拉。
小何若筆就這樣賭氣，大放闕詞說她永遠不會再碰樂器，由其是吉他。
結果？翻車了！
莫不.....是因為酪哥吧？
這下好玩了。何若舒剛想通，何若筆就一臉譏諷的回他，“就在你每次渾水摸魚的時候啊~你姐我都一直發憤努力呢！而且彈吉他有什麼不對？”
啊！！！這個姐姐好煩！
不過，還是要跟她玩玩！
“我哪有摸魚啊？我今天晚上就要去練我們準確演出的新歌！”何若舒聽不得姐姐的譏諷，故意地說着要練新歌，以為會看到他姐訝異的表情。
結果這次翻車的是他。
“我知道啊！”何若筆輕笑着回道。
“你又偷聽我們說話？”何若舒咬牙切齒，他姐不是第一次偷聽他和艾以酪說話了，基本是每天都會偷聽。
這下何若筆可冤了。
“我哪有！艾以酪把你們後天的票給我了，還是貴賓位的票！嗯~懂了嗎？”
何若筆這樣子，何若舒簡直就想揍人！
可這是親姐，揍不得！揍不得！！
“酪哥不是知道你是音痴嗎？還給你貴賓票做啥？做慈善？”何若舒氣得抬頭紋都多了幾道。
“那我哪知道？你不去問他？反正嘛.....他就是給我了！嘻，不服嗎？來啊！”
何若筆一臉挑釁樣，壓根不像一個二八年華的少女該有的樣子。
.....
這是我姐嗎？我姐被奪捨了？有夠幼稚的。
第二天，艾以酪依舊先到冷秋集團，敲定了新歌的最終版本，直接到達XX酒吧的專屬休息室。
菲靈靜稍稍的打開了艾以酪的休息室，在艾以酪的後方直接抱着他的脖子，“以酪？”
“若筆，別鬧。”艾以酪拉着菲靈的手轉過身看到來人的真面目，“是你？”
“你剛剛.....喊的是誰啊？”菲靈鬆開了手，稍微尷尬的走到旁邊的沙發坐下，而艾以酪？依舊站着，還拉開了更多的距離。
“你來幹嘛？”艾以酪本來臉上還帶着淡淡的笑容一秒消失，只有冷漠的聲音。
“怎麼？我不能來？”菲靈一聽艾以酪這樣問，心裏一突的。
“我沒錢。”艾以酪以為她又是來借錢的，眼神沒給過菲靈，卻隱藏不了當中的深沉。
“我不是想再你要錢，欠下的錢我早就還清了。”菲靈一臉得意的看着艾以酪，看見的僅是艾以酪的背影。
早就還清？要是還清了那兩人就不會要錢要到若筆身上，還讓若筆受傷了！
雖然艾以酪心裏是這樣想，但他還是問了句，“錢，你是怎樣還清的？”
該不會還有第二個人受罪吧？

菲靈見艾以酪轉過身來，慢悠悠的擺出她自以為誘人的姿態，“你還是挺關心我的啊~不過，我當然有我自己的方法呢~”
看來還是有人受害了，希望那個人沒傷太多。

他不虐，還有人會虐

“你走吧，我彩排。”艾以酪作狀拿起吉他要走，雖然距離真正的彩排時間還有大半個小時。
菲靈見艾以酪要走，連忙拉着他的手，只是一瞬便被甩開了，她急着喊道，“我知道音樂是你的命，我會走，但你能聽我說一句嗎？”
艾以酪站在飲水機前，靜候着菲靈想說的話。
“我們，還可以重來嗎？”菲靈的眼神看着艾以酪的背漸漸變得熾熱，認為艾以酪一定會答應的。
剛到不久的何若筆聽到菲靈的這句話立馬轉身離開，心裏有着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。
是酸嗎？還是痛？可能都有吧。
“我們，再也沒可能。別跟着來！”艾以酪以為菲靈會說一些道歉的話，可他還是少看了這女人的臉皮。
太厚了。
但是艾以酪離開得晚了那麼幾秒，完完全全沒有看到以及察覺到何若筆曾經來過又走了。
“哎哎，酪哥，你見過我姐沒？”何若舒本想進門，差點和正要出門的艾以酪撞上，聲音又不減的問道。
他眼神利，一下子就見到休息室裏的菲靈。
“她來了這邊？”艾以酪呆住了。“我手機沒電，去吧裏借充電，她說她先來找你的啊？”何若舒緊盯着菲靈，這女人，不會是她姐的對手吧？
艾以酪定住了幾秒，把吉他推到何若舒手裏，左右手同時往褲袋裏摸索着手機。
可是，就是沒何若筆的訊息顯示。
他急了，撥打了幾通電話都沒人接，直接推開何若舒往外奔。
何若舒瞪了下菲靈，抱着吉他跟上艾以酪。
他姐不會回家了吧？
而菲靈？她在休息室裏沉思着，沒人知道她想怎樣。
“若筆？”艾以酪沒有何若舒那麼多個腦洞，他直奔家裏。
因為他太了解何若筆了，只有家裏對她來說才是最安全的。
“若筆？若筆！”艾以酪一直敲着何若筆的房門，只是裏邊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心裏一沉，不會吧？
他嘗試扭動門把，還好，門沒反鎖。
只是門受不了艾以酪的暴力開鎖，帶動着艾以酪進到何若筆的房間裏。
他看見何若筆的吉他躺在門口，身上還帶着傷，心一下不安起來，“你在幹嘛？”
“我沒事，只是有點睏了。你們彩排我就不看了。”何若筆的鼻音有點重，拉着被子蓋過頭，連背影也不想讓艾以酪見到。
“那你怎麼吧吉他給扔了？”艾以酪見她這樣，不忍地問道。
“不喜歡，就不用再學了，勉強也沒用。你走吧。”何若筆聲音啞啞的，但她裝的很好。
“那.....我走了。我找到了房子住了。”艾以酪聽着何若筆的聲音是有點睏，順便說了找到房間的事。
何若筆又拉低了被子，“噢。那我祝你以後一帆風順吧。”
艾以酪那一個氣的啊，拳頭也沒處打，不過還是輕輕的替何若筆關門。
他想，她現在需要的，便是獨處吧？
可他沒看到，何若筆的眼眶，早已佈滿眼淚，順着臉龐慢慢流下.....
她回憶着，這幾個月與艾以酪的相處。
——“你不胖，不用減。”
——“我不曉得你不能吃薑蒜，我以後不會放的了。”
——“這些弦太硬了，不適合你。”

——“我的吉他給你吧。”
這是只屬於她和艾以酪的記憶啊！
“我喜歡你啊.....”何若筆啞啞的，沉沉的說道，忍着心裏的痛閉上了眼睛。

打臉準備

晚餐時間，桌上的確沒出現艾以酪的身影。
何若舒一邊扒拉着飯，一邊看着跨市最近熱門的搞笑綜藝，笑得飯粒都掉了幾顆。
但眼光還是注意到他姐的眼又紅又腫，眼神滿是擔心。
“姐.....別哭了。”他抽了兩張面紙，穩穩地接住了要掉下來的金豆豆。
“這個好煩！我不想聽這個！”何若舒的話讓何若筆的眼淚突破防線，一顆又一顆密密麻麻的往下掉。
“我都跟你說過了，那是酪哥的前女友，早就分手了。老是吃着這女人的醋幹嘛？”他太了解自己親姐姐了。
在感情上，他姐就是輸的那一方。
“那他為什麼不跟我解釋！”何若筆當然知道那是艾以酪的前女友啊，但她心就痛在這個“不解釋”上啊。
“那你說，你跟他什麼關係？為什麼他要跟你解釋？”作為一個稱職的弟弟，嘴毒這一方面就算是在安慰姐姐也是原形畢露。
也正是這一句話，讓何若筆哭得喘不過氣來，差點就要因為鼻涕窒息了。
何若舒拼命的給何若筆拍着背，讓她把鼻涕給弄出來，才聽到她大喊，“我也不知道我跟他算什麼關係啊！”
“唉！你別哭了，一會你眼睛又得腫了啊。好不好？”何若舒立馬柔聲地說着。
笑話，他還不知道他姐的死德性？
“那你給我腫一個看看。”何若筆扁着嘴。
得了。距離成功近了一步了。
“嘩.....”何若舒故意把嘴啊、眼啊、眉毛啊什麼的都誇大了來裝哭，果然不消五秒鐘，就聽到他姐問，“我剛不會也是這樣醜吧？”
“.....你說呢？”何若舒反問着她。
.....
也就一陣子，就聽到何若筆說，“他不會喜歡這樣醜的女人吧。”
何若舒無語子，給他姐一個去了殼的蛤蜊，“先吃飯吧，都涼了啊。”
蛤蜊的汁甜甜的，才穩住了何若筆的心情。
何若舒見有效，一隻又一隻的去殼蛤蜊給送到何若筆的碗裏。
這一晚，總算平安度過。
只是第二天，何若舒才知道暴風雨的前夕就該這麼平靜。
因為，在從他起床的九點半，到現在快一點了，他姐不是在化妝便是在卸妝的路上。
那盒自表姐在他姐生日時送的、從沒開過的眼影在這三個多小時裏都沒了快一半，讓他忍不住開口問道，“姐，你幹嘛呢？”
“若舒你在啊？對了，來幫我看一下，我這樣好看嗎？”何若筆好像這才意識到弟弟的存在。
我有這麼隱形嗎？
何若舒眼角被閃得有點痛，提起了那個發光物。
是一隻小型的口風琴項鍊。
“姐.....我覺得吧，你不適合這種風格。”何若舒嘴裏說着不合適，但心裏是覺得他姐還真是美人胚子，怎樣的打扮怎樣的好看。
只是他姐不應該因為那女人而強迫自己改變。
“是嗎.....”何若筆有點落寞，認命的卸了妝。
在酒吧的休息室裏充滿了美食，想來是艾以酪特地為何若筆準備的吧。
何若筆的心情正好着，突然一個不怎麼和諧的聲音響起，“你是，若筆？”
是那個女人。

“我是菲靈，以酪不在，我剛跟他去了一趟冷秋。他馬上便能正式出道了，身邊的人要更優秀，才能陪得上他。” 菲靈的嘴以及眼神流露着對何若筆的不在意。
眼神在何若筆身上打量，讓何若筆有種被當成商品的感覺， “好巧啊，我們都穿着同樣的衣服，看來即便是離了我，以酪的品味還是沒變啊？”

音樂與文學的化學反應

兩人的外層都是穿着秋季的連衣裙，只是.....
當我何若筆是眼瞎嗎？沒見到你裏面的黑網料？
何若筆大方優雅的站了起來，還不忘早就放在旁邊的小紙袋，“我先離開了，等以酪回來我再找他。”
“艾以酪我是不會讓給你的。”菲靈直勾勾的看着何若筆，總算說出了這茶裏茶氣的重點。
“即使，我們穿着同樣的衣服，他喜歡的依然會是我，他只是當你是我的替代品，而已。”
“他怎樣想，我不知道，同樣的，這只是你個人的想法。決定權一直都在他的身上。他不是商品，沒有你所說讓不讓的權利。”何若筆壓抑許久的真性情終於爆發出來，沒有表情的看着菲靈一字一句的說着。
“他喜歡早上洗澡吧？”菲靈的眼睛一閃一閃的，說着最扎心的話，“他為了不吵着我睡覺，為了我改在早上洗澡。你說，這是為什麼，這習慣從沒變過？”
“你也說了，這是習慣。而習慣，總有改變的一天。”何若筆心裏雖痛，但表面不顯，淡淡的邊說邊離開。
“看來，是我低估了。”菲靈拿起休息室桌上的酒，讓它一晃一晃的。
“何若筆！”艾以酪剛進酒吧的門，便見到臉色不佳的何若筆，憑藉習慣急喊着，換來的是她把一袋東西直塞懷裏，不曾停留。
“何若筆！”艾以酪不死心的再喊了一下，還是不見她停下，只能拎着袋子默默的進去，一不留神撞到了牆，袋子從手裏飛脫。
“這是.....”袋子裏有一樣東西，吸引了艾以酪所有的關注。
.....
——作者退坑了嗎？咋都不更新？
退坑？那是不可能的。
——雖然男主有點偏，但他很寵女主啊！
這明顯是回應了之前說我寫偏艾以酪的人。
“只是，是假的東西，就沒有繼續的意義了。”何若筆死氣沉沉的，打算刪文，一通電話打來。
是馮盛日的。
但何若筆現在壓根沒心情，把馮導的電話給掛了。
“姐。”
“我就說了我不出去！別吵我！”
“我只是想問問你，你想吃麵條還是米飯，我要點外賣。”何若舒心累。
“.....隨便。”
我是不是，不該這樣情緒化？
——酪：今晚，來聽我新歌嗎？
何若筆看着這條訊息良久，才憤憤地呢喃着，“不去。”
艾以酪在發了這條訊息，心裏雖然忐忑，但是也猜到，對方不會回的。
.....
口裏說着不去的女人，身體卻很誠實的去到了XX酒吧，身穿着很久以前艾以酪幫忙掌過眼的衣服。
心裏還是有所期待的吧？
“下面有請艾、以、酪～！”
現場的反應很是熱烈，或許艾以酪天生就適合在聚光燈下生活吧。
“歡迎大家來到，我最後的演出。”艾以酪抱着何若筆的吉他，說着最傷人的話。
本來想着錄音留念的何若筆眼神漸漸變得震驚。
那女人不是說冷秋集團簽了艾以酪？
“在這最後的演出裏，我想把我的這首歌，送給一個人。因為她.....對我很重要。”艾以酪神情帶着

解脫。
——人的故事都是以聽說開啟，但靈感不能聽說。
——音符構成一篇又一篇故事，只因靈感源於你。

不管一切的雙向奔赴(正文完　緊接番)

這歌詞.....什麼？！
——我想告訴你，在我世界裏，早已是唯一。
他哽咽了。
何若筆有點看不過眼，打算悄悄的離開。
但是在台上，眼神又一直緊隨何若筆的艾以酪，怎能放她離開呢？
“若筆！”艾以酪叫停了想逃走的人兒，台下的觀眾四處尋找這人，但何若筆早以停下，自然沒人找到。
“這首歌，是你一直以為寫給止夜的。但是，這首歌，屬於你。你對我，比任何人都重要。”艾以酪邪魅一笑，跳下舞台拉着何若筆的雙手，讓觀眾們的視線找到了目標，“既然來了，為什麼要走呢？”
“我沒有要走.....”
“那你的回答呢？”
“什麼回答？”何若筆有點矇。
“.....”艾以酪估計是沒想過何若筆會比他更粗線條，“你願意跟我在一起嗎？”
“你這算表白嗎？”何若筆的表情微妙，但是是明眼人都能看出，何若筆的眼神有尷尬，也有甜蜜。
“歌詞你都聽不懂？說的不是我們倆還能有誰？傻瓜。”艾以酪寵溺的撥了一下何若筆的鼻子，弄得何若筆直衝艾以酪懷裏。
旁邊看戲、專業吃瓜戶一個一個的歡呼着。
歌詞的甜蜜程度，確實是音樂才子和文學才女的寫照啊。
“但是.....你怎麼知道我一定會來。”何若筆稍微推開艾以酪，不顧一群吃瓜的，問着這荒謬的問題。
“因為你的筆記本，上面記錄着我們一起生活過的一點一滴。難道這不是正確答案？不是喜歡我的意思？”
“還差一點，哼。”何若筆心裏懊惱着之前怎麼把筆記本也一同放進去了。
“好好好，那差的那一點，我再補回來好不？”艾以酪生怕媳婦跑了，連忙哄道。
這妥妥的妻管嚴來了。
雖然說艾以酪不會再進行任何演出，但奈何他有個紅得很的妹妹啊。
他把歌給了艾止夜演出，而艾止夜又多次宣傳這歌的意義，還公開了艾以酪和她的兄妹關係，才讓很多艾以酪和艾止夜的共同粉絲醒覺。
然後一傳十，十傳百的，艾以酪的資產漲得飛快。
這才退圈一個月，便存到了首期，買下了他和何若筆的共同房屋。
而在入伙的這天，《何以見得》這書終於完結。
何若筆先給馮盛日發了個短訊，告知他可以審稿了，然後習慣性地看了一下評論區。
——我沒有見過比這本更多變的文了，本來都預計停更了，又突然更新，而且巨甜！比其他人或本都甜！
——我有理由懷疑作者戀愛了，不然這種組合還能甜的橋段真的很難想到。
——我從作者開這篇的時候，就猜她是有主角了，不過這主角變得，是戀愛的酸臭味！
——我懂我懂！真香啊！
——何以見得你的重要？何以見得我愛你？因為這是雙向奔赴的美好！
“嘻，有人想到我的點了！”
“嫂子！”
“止夜！”

番外

“丫頭小心！”
艾止夜才剛進哥哥的新家便穿羊水了，艾以酪和何若筆連忙送艾止夜進醫院，車上不時傳來叫喊聲和男人間的吵架聲。
“艾以酪你冷靜點。”何偈在駕駛座上一邊看着路面情況，一邊勸着他不要激動。
“要是現在這個情況出事的是若筆，你會不會這樣對我？”艾以酪手機一直打不通給馮盛日，估計正和別人討論合同。
“這個.....”何偈不太好接話，整個何家不算香木芝就何若筆一個女娃娃，出了事先不說何偈會躁，何若舒第一個不放過艾以酪。
不對，“我們還沒同意若筆嫁你呢！”何偈突然想到這一下。
他們倆才交往多久？不多不少剛好一個月！這人就想着拱他們家白菜？沒門！
再說了，他叔嬸還沒回家，誰能談這事？
“那是你不同意，若舒都沒說話呢。”艾以酪依然在嘗試着撥通馮盛日的電話，艾止夜還在陣痛，不知道這兩孩子出生的時候馮盛日這個當爹的能不能趕上。
“最起碼我還是個當哥的。”何偈跟艾以酪較勁呢。
何若筆見得直直搖頭，止夜都快生了這倆還有時間討論自己能不能嫁這個問題。
突然，她想到了一個很好的意見提供者。
“喂？糖糖？”何若筆的右手給了艾止夜發洩，只能單靠左手滑動手機打給生了娃的過來人。
“若筆？怎麼了？”蒲瑢糖接了這個似乎有點不合時而的電話，有點疑惑。
只是蒲瑢糖的這點疑惑很快就消除了，因為對面的痛喊聲實在明顯，“嫂子啊！我快坐不下去了！”
“若筆，快開擴音。”作為過來人，蒲瑢糖的話對何若筆來說便是道聖旨，“小丫頭，你先平躺。”
雖然蒲瑢糖喊的是小丫頭，但艾止夜很自覺的對號入坐了，平躺在不大的後座上，頭還枕在何若筆的大腿上。
“慢慢的深呼吸，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處，任何一處。”蒲瑢糖不愧是專業配音員，聲音起了點安穩的作用。
而前排的兩個男性在何若筆把電話開放的時候便暫時休了戰，讓對方的話完整的傳到艾止夜耳中。
何偈見後座要生的小丫頭能緩緩，衝電話裏頭喊，“糖糖啊，你家娃百日宴選好地方沒，來本市裏搞好不。”
“偈哥，阿晟跟矢哥哥說了過幾天去本市過年的，順便提早一些辦百日宴。他們兄妹沒跟你們說？”蒲瑢糖一手抱着女兒，一邊盯着在一旁顧着大兒子跟小兒子的舒晟。
舒晟感應到了妻子的視線，挑了個眼眉，似乎在說與他無關。“阿矢沒跟我說，不過姑姑曾經提過一嘴，說她大姑一家會來。那你新年再來吧，不用急。”何偈在腦子裏過了一遍家庭裏錯綜複雜的關係，就突然想到了二姑的訊息。
“嗯。”蒲瑢糖換了一隻手抱女兒，“小丫頭，你別想着要生，就想着肚子痛就行了，有事再讓若筆來電好了。”
“我知道了.....”艾止夜有氣無力的說着，就在她差點睡過去的時候，艾以酪終於打通了馮盛日的電話。
“你老婆都要生了，你還在片場？”艾以酪聽見對面的聲音，怒火又升上來了。
而在片場的馮盛日一聽到大舅哥這怒號，不管片場其他的工作人員直接衝出去，一旁的小助理趕緊喊，“馮導！駕車！安全駕！”
見馮盛日差點撞到牆，小助理只覺頭痛，“明導，你能接着導嗎？”
“今天收尾我來吧，大家明天放假！”明導回着小助理，後句則對整個片場的人說，大大少少的工作人員不約而同地歡呼大叫，更有艾止夜的小粉絲在V上發文。
【夜夜夢到你：我滴老天鵝！剛剛見到馮小子衝出去，不會是小夜要生了吧！】
一時之間，V出現了半癱瘓的狀態，一個V的工作人員默默地去敲艾以酪的私信：“哥，夜妹兒要是

生了提前說一下。”
“快了快了。”這是艾以酪唯一的發小，避免發小頭禿艾以酪還是能提醒則提醒。
醫院那邊動作很快，不等何偈把車停穩，醫生護士們蜂擁而上，穩妥地把艾止夜送上產房。
產婦即便穿了羊水，少則也需要一個多小時，足夠馮盛日趕到。
“產婦家屬在嗎？”護士出來尋人。
“我、我在，我是她丈夫。”馮盛日在護士出來的時候堪堪趕上，見到外面坐的是大舅哥等人，連忙開口，“跟我進來吧。”
“等你出來有你好看。”艾以酪放下話來，但馮盛日只是傻笑，艾以酪只覺得沒眼看。
兩個小家伙似乎只為了等來父親，等馮盛日穿好醫護裝備而不及到艾止夜身旁，他倆便爭先恐後的往出口頂着。
“老大是男孩。”護士話剛落，另一個護士又開口，“老二是女孩。”
馮盛日拿剪刀的手有點抖，但還是好好的剪了臍帶，“老公，大小寶的名字你想了嗎？”
見艾止夜還有力氣，馮盛日便點了頭，“戊兒和允兒。”
他們是在戊戌年結的婚，那時他便允諾過一生不分離。
如今倒是應了那話。
……
一個月後，艾止夜重回舞台，星夜們見到艾止夜的時候都是在懷疑艾止夜成為人母的事實……
哪個女人生了娃還能這樣苗條！
何若筆的那本《何以見得》被馮盛日拍成了電視劇，正等待着艾家兄妹錄製主題曲便能正式上線。
生活依舊。
只是大小寶被托管在何若筆跟艾以酪家裏，他倆長期不出門，倒是個很好的“保母”。
又一個月，艾止夜的名氣再度上升，《何以見得》的書劇兩版的熱度翻了不知多少倍。
大小寶長大了不少，馮盛日這陣子沒好劇本，有空便往大舅哥家裏坐一下，又去尋劇本靈感。
但他尋思了許久，靈感沒見，別的心思倒生了出來。
他頂着會被大舅哥叨叨的準備，敲開了艾以酪和何若筆的房間。
這兩人婚都沒訂便早早同居，現在還同床，怕不是何家哥哥批准的？
“馮導？”何若筆從文字的包圍圈中走出來，都不知道時間了。
“大舅哥出去了？我想跟他聊聊。”馮盛日沒在意稱呼上的問題，他現在只想找到艾以酪。
他想把孩子帶回家了，現在他們天天居在舅舅家，對小情侶還是有很大影響的。
要不是家裏長期沒人，又怕請傭人回來會虐待孩子，他們夫妻倆早就把娃帶回家了。
這就是不退圈的娛樂圈父母日常。
“想把大小寶帶回家？止夜知道嗎？”何若筆的腦瓜很聰明，不到兩秒便思考出馮盛日的打算。
“對，她知道的，還是她說後面有綜藝邀約，回家會方便些。”
得呢，聽馮盛日這樣一說，何若筆就知道是那種綜藝了。
多半是與家庭相關。
何若筆的頭腦不是蓋的，的確是家庭綜藝，她自以為與她一個圈外人無關。
但她想錯了，因為節目組的合同發到她手上了。
“……誠邀何若筆小姐參與《家族的承傳》三、四集錄製……”
？？？
何若筆反反覆覆的把合同看了三遍，才看向坐在地氈上的人，“酪哥……”
“我簽了二、三集。”艾以酪聽到何若筆的叫喚，抱着人則坐在自己腿上，頭埋在人兒的肩膀。
其實他本來不太想答應，畢竟他以前說過退圈，但架不住他寵妹妹啊。
他想起電話裏艾止夜的撒嬌，“哥，就兩集，兩集而已。”
於是乎，妹控上線了。
“第三集你也在，那我簽吧。”何若筆手不自覺的順着艾以酪的頭髮順毛，左手把電子合同簽了又發回去。
只是第二天，何偈、何若舒，還有香家兄妹都發了同一節的合同在群聊上。

一時間，何家家群爆炸。
【偈息：不對啊，阿矢，你跟小芝的怎麼是第四到六集？我們兄弟是第四集？】
盲生，你發現了華點。
如果何家三媳婦，也就是何若筆姐弟親媽看到的話，必定會說，“這不是阿芷的連環計嗎？”
這何家三媳婦就是當年的曲詩仁，她和阿芷在課上合作無間，最最喜歡便是看着阿芷在算稿紙上的詭計推演。
這連環計在當年可是驚了全校老師，就不詳說了。
司空芷：……老曲你說話說好點，我當年算的是數學！
很快，第五、六集的怨頭出來了，本來香木芝在收到了合同的時候便發了消息給蒲瑢糖兩口子，他們都說沒收到。
但當，當香木芝兄妹等人都簽了以後的第二天，蒲瑢糖便發了訊息過來。
【糖兔：你猜到第六集有誰嗎？你姨婆家的小表姐跟他的上校丈夫！】
周梨這小表姐？
香木芝暗暗推算了一番，這集數和邀請的人確實極為講究，都不知道導演是誰，對內幕如此熟悉。
怪不得叫《家族的承傳》。
｜家族番–完｜